

君の産政治史を
王室あるの事

王雲五著

晉唐政治思想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七月三版

晉唐政治思想 一冊

精裝本定價新臺幣四十四元
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三十六元

著作者 王雲五

版權印翻有究

印刷所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序

本志編集不遺中國政治思想史之第三冊。

至時代自漢迄唐，以政治思想家十可六人；計
晉代二人，為傅玄與荀濟；隋代一人為王通；
唐代之流傳最廣，為李世民、魏徵、王珪、
杜如晦、褚亮、褚遂良、陸贊、李靖、韓愈。
柳宗元、李唐易、苏轼更與之齊名。

本志著錄一卷前二冊，至宋始止，而有十
七家十有三者，則在南宋三國以治社會思想
者也。之士高十家十有三者，或存於

力而用其才。

余对中国政治史更之雪儿，始終保持著
觀察度；因为著以政治全才而兼之而重，所以至
于无多資料而转移。凡資料全之，大抵因世事
其後一脉，所以即不为正脉之脉络，故以原
形，以唐宋之历史於、林的晦是也。反之，唐
人在政治上所用者，而多专于德一，至于不
之于重政事之主德也，君以韩魏、王道之例
，仍可于其叙述。而唐宋之其惟全、而得其也。

傳古生當淳東家，枯朽焉尚有也。其著書者
之時，實多之矣。然同列輕重也。未有叙述，
率於既傳之一也。環迴指摘，古見今。故治主張
平与现代子說略合焉，特志而出之。

蓋傳而為抱朴子，一人極於為道家也。尤
克滿坤母之泛。然於至道之外焉，必有全而治
之主張於內。蓋方傳亦與道家一調和者，有也
特為乞多傳也。

王通為隋氏高士，又一曰以孔子；陝西富
厚政治解者缺，然至善也。此說一脉以義授生徒

蔚为唐代所用。是，强陵陆焉秀，引而改治之，亦一得也。信而宜宣。

李之以逆反而收归，且而废除之，必致失唐室而抑尤大，无足重也。故轻违人，至而治之，终免见欺。就以安之而犯，然在不可与相。帝策中，二不之精辟的主之矣。犯也。

魏徵与王珪同染手之及古仇，立而与之合焉，深洽信矣。二人同以立之而津多好，齐端之不友，挥而改之也。哉他的主犯。

狄仁傑亦后改初的周，立以至无子三

重延往时，孤军苦渴，有物而歌，宣我区区。故
樟里移而谋，多以唐礼。此外皆可言，惟此建
生勿以涉冥也。

然九歌乃深注海域之物也，至政治里
志，方该乎形容属之焉。以海域物也人物，殊無以
谋。

楚歌纪古有之，作歌而为，此鄙言耳。宜尔
以诗之操矣，此不其长短也，鸟寓如此，所以志
幽于水者也。

诗赞勿以所志也，声见于天，事得于地，宜

玄臺深孚為之而傳道，非能不仰抑生平更
治世志向，為厚矣。

李碑以草輶地佐為而友辟，能志而固論事
集之於而自而政治主張，仁而後仰然。

韓愈、柳宗元、而序而三人，皆以至文章
者子推蘇一也，余多而寫而政治更多而著。
足之與子厚而同之然，改正之批佛，子厚重而
釋道。至子厚而為者，寫政治措施與里鄰之交
欲，古之少而以為。

而皆至而難極，惟為以文而操，立政治以

御を以て、而もすすめ候。一、諸事おおきに御治
里志、而が見の様見よと申す。謹か承りお
申用也。

此外、より厚意厚意の物、萬政信重也。是
れあくまで厚意也、萬政信重かと承る。被
御身に於付、冬糸短缺、东籠めぐら、未だ移入
也。其替え羽。其跡此布、うなづ候。重也。
中華民国元年八月十日王文輝。

目錄

第一章	傅玄的政治思想	一
第二章	葛洪的政治思想	一五
第三章	王通的政治思想	四一
第四章	李世民的政治思想	六五
第五章	魏徵的政治思想	一〇一
第六章	王珪的政治思想	一一九
第七章	狄仁傑的政治思想	一二七
第八章	張九齡的政治思想	一三九
第九章	趙蕤的政治思想	一五一
第十章	陸贊的政治思想	一六九
第十一章	李絳的政治思想	二〇三
第十二章	韓愈的政治思想	二一九
第十三章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	二四五

第十四章 白居易的政治思想.....	一六三
第十五章 林慎思的政治思想.....	一九一
第十六章 羅隱的政治思想.....	三〇五

第一章 傅玄的政治思想

一

傅玄，字休奕，晉北地泥陽人。近人蕭公權稱其「生當漢末晉初，獨揚孟荀於老莊方盛之時，爲書百餘篇；譬如魯殿靈光，可爲兩漢儒學之後勁。惟其政治思想不出崇仁義，興禮樂，定制度，抑工商諸大端。此皆吾人習知之陳說，無待於茲論述」。蕭氏在其所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對休奕一生與其著作，僅作上述之簡短評述。執簡御繁，固可佩。惟拙著「先秦政治思想」與「兩漢三國政治思想」兩書中，在體裁上頗異於蕭氏之作，即對所論述之政治思想家，無不先摘述其有關政治之言論，然後加以論評，使客觀的資料顯現於讀者眼前，縱使個人所作論評，不免失諸主觀，仍難逃讀者之鑒衡。且任何學者，除極少數能首倡一說外，多數免不了因襲前賢，然後附以己意，其所附入意見，縱屬於枝節的新增，繩以逐漸增進之義，似亦不宜漠視。即如儒家發源於孔子，後儒先後附益，無不以孔子的陳說爲根本；祇要有若干新的枝條，一部政治思想史中，似不宜以其不脫陳說而輕描淡寫。矧拙作之體裁既如上述，自不能不就休奕原著，加以摘述論評。至是否值得摘述

論評，聽諸讀者鑒衡可也。茲仍依前二書體例，先述其傳略，次述其著作。

據晉書列傳第十七，傅玄本傳，有如左列：

「傅玄……祖燮，漢漢陽太守；父韓，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鐘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鶴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帝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卽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玄諂諱，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于△△△設喪位。舊制司隸于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庚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傳子，分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並文集百餘卷行于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威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于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按休奕本傳所稱傅子一書，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儒家類一所載，全文如左：

「傅子一卷，永樂大典本，晉傅元撰……晉書本傳，稱元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傅子一百四十五卷，馬總意林亦同。是唐代尙爲完本。宋崇文總目，僅載二十三篇，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史藝文志僅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尙見其名。元明之後，藏書家遂不著錄，蓋已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謹採掇袞次，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祿；曰，禮樂；曰，貴教；曰，檢商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矯違；曰，問刑；曰，安氏；曰，法刑；曰，平役賦；曰，鏡總叙。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刑、本屬一篇；永樂大典誤分爲二耳。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考。謹依文編綴，總爲一卷。其有永樂大典未載，而見於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別爲附錄，繫之於後。晉代子家今傳於世者，惟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稽含草木狀、戴凱之竹譜尙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已非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又多道家詭誕之說，不能悉軌於正。獨元此書所論皆關切治道，闡啓儒風，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

皆當遜之。殘篇斷簡，收拾於闕佚之餘者，尚得以考見其什一。是亦可爲寶貴也」。

本章資料即根據於上述四庫全書著錄本，旁及休奕本傳所載之奏疏。

二

余就上開保存至今之少數資料，摘述無遺，計可分爲：(1)治道，(2)教育，(3)法制，(4)用人，(5)人力計劃。首先述治道。

治道又分爲：(1)問政，(2)正心正德，(3)仁治，(4)禮義，(5)昭信，(6)名分，(7)從儉，(8)務實。茲依序舉述於後：

①問政

(問政篇)——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罰不用情；刑罰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惟公然後可正天下也。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民無菜色，猶太平也。」

本段強調爲政要旨，在一個公字；公之反面爲私，故首先當去私。一切能大公無私，則禮教以立，刑罰不爲私情所妨礙；斯不僅民風整飭，秩序嚴明。如此，則天亦不能爲害，何況於人。所謂天不能爲害，卽水旱之災出於天；而由於政治清明，平時有種種準備，縱遇天災，亦不爲大害也。

(2) 正心正德

(正心篇)——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

本段強調「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蓋在君主政制之下，治亂繫於君主一人；此一人能從正心開始，則「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此與孔孟所主張「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同一原理，而更側重於爲政方面。因其側重爲政，故認爲藉正心而正德，自能以正德臨民，而臻於郅治也。

(3) 仁治

(仁論篇)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誠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者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恥之有？

本段強調仁政之重要性，謂惟仁人之所好與所惡，以訓誠天下，可使人民尚德知恥。知恥雖甚重要，然仍出自於仁。

(4) 禮義